“现代作家木刻画展览”昨起在中国近现代新闻出版博物馆展出

在版画艺术中重回1933历史现场

■本报记者 许旸

鲁迅是我国新兴版画运动的倡导者，他积极推介国外版画新作，自费编印画册、举办展览，影响了一代代青年投身木刻版画创作。1933年他拿出新近收藏的66幅版画，在千爱里40号（今虹口区山阴路2弄40号）举办“现代作家木刻画展览”，亲自参与展览的目录选定、展品装裱、展览宣传等各环节。

在中国近现代新闻出版博物馆、北京鲁迅博物馆、上海鲁迅纪念馆的共同努力下，这批版画再次合璧，连同相关珍贵史料共138件/套，昨天起在新开幕的“重回1933‘现代作家木刻画展览’”集中展出，全方位重现了1933年展览现场。

主办方根据鲁迅留下的《现代作家木刻画展览目录》，从馆藏中梳理出66件版画，并在此基础上增加了23件版画原拓，25件出版材料（期刊、书籍、宣传册），16封与版画收集、出版相关的通信，以及当年使用过的铜版、木框等，以物证史。策展团队抽丝剥茧，梳理了展览动因，找到证明办展前、中、后的历史材料与人物关系，将展览缘起、展品征集与布展过程等细节道来。

鲁迅毕生收藏外国版画原拓近2000幅，这些版画的展示、研究和出版，推动了中国现代版画发展。引进收集外国版画，少不了国内外朋友支持，围绕涉及藏品，展览讲述了徐诗荃、史沫特莱、周建人等人帮鲁迅“代购”版画的经历与通讯，也展示了鲁迅向朋友们咨询印刷问题、办展场地、介绍版画信息的信件，在书信往来中追溯收集作品、出版宣介、展览推广的踪迹。

比如，“从《铁流》到《引玉集》——引入苏联作品”板块，即以版画原拓、手写备注、书信等史证材料，讲述《铁流》出版过程中，鲁迅如何在曹靖华的帮助下联系到苏联版画作者，克服战争影响、国际通讯受阻等层层困难，最终收集到大量版画展出，并出版木刻版画集《引玉集》的过程。

1929年，董绍明、蔡咏裳翻译的小说《士敏土》出版，将书寄给鲁迅。1930年经由徐诗荃帮助，鲁迅购入德国作者卡尔·梅斐尔德《士敏土之图》版画。1930年底，鲁迅将插图部分影印出版，成为介绍木刻版画的重要书籍。

凯绥·珂勒惠支是鲁迅极推崇的一位画家，认为“在女性艺术家中，震动了艺术界的。现在几乎无出于凯绥·珂勒惠支之上”。他的评价经时间验证，直至今天，珂勒惠支仍在世界艺术史上具有重要地位。展览首次梳理了珂勒惠支作品引入国内后的早期宣介出版，不仅有鲁迅在《〈凯绥·珂勒惠支版画选集〉序目》中提到的原版德文画册，还有珂勒惠支版画在《现代》和《译文》杂志上的印行，以及其他1930年代原版广告册和国内期刊，方便观众了解其作品在国内最早的传播情况。鲁迅收藏的《织工一揆》和《农民战争》两套版画原拓共13幅，也是珂勒惠支以艺术投身于工人运动的实践。展签均使用鲁迅编《〈凯绥·珂勒惠支版画选集〉序目》原文。

1933年展览场地千爱里40号为现虹口区山阴路民居，和内山书店旧址、内山完造旧居、鲁迅故居、木刻讲习会旧址在地理空间上非常接近。此次展览地点则在中国近现代新闻出版博物馆。策展团队走访原址，将空间细节加入展厅设计，入口还原了千爱里的庭院，陈列着鲁迅与内山完造的信以及两人合影。当年展览现场的植被环境、建筑外立面质感与色彩、家居细节也被“复活”，设置了“天井”“室外门廊与公告栏”“室内民居”“书店”等场景，让观众在移步换景间，重走1930年代鲁迅生活轨迹。

◀格哈德·马克斯的版画《鼓手》。
▶▶“现代作家木刻画展览”集中展示了一批版画作品。
（均主办方供图）
制图：张继

■主办方根据鲁迅留下的《现代作家木刻画展览目录》，从馆藏中梳理出66件版画，并在此基础上增加了23件版画原拓，25件出版材料（期刊、书籍、宣传册），16封与版画收集、出版相关的通信，以及当年使用过的铜版、木框等，以物证史

欣赏作家学者之“艺”时，欣赏的是什么

朵云轩艺术中心迎来“士与艺——当代作家学者书画展·2024”

■本报记者 范昕

贾平凹、陈彦、刘亮程、金宇澄、骆以军、西川……提起这串名字，人们最先想到的是他们的文学作品。昨天于上海朵云轩艺术中心启幕的“士与艺——当代作家学者书画展·2024”，汇聚包括他们在内共50位当代著名作家学者总计251幅书画作品，让人们看到当代士人艺术化的一面。展览现场，作家学者们的书或画与其若干著作并置陈列，形成一种别有意趣的对照。

中国古代将知识阶层称为士，这一概念发展到当代，指的是作家、学者一类知识人。好的知识，不仅仅是有用的知识，更是直接与性灵相通的。欣赏士人艺术，欣赏的是并非书画等狭义的艺术，而是创作者的眼界之广、情趣之深、性味之真，看字画之外他们独立创作的文气、真实性情的士气、多样个性的书卷气。这是朵云轩集团继去年“士与艺”展之后第二次大规模、集体性展出作家学者的“艺”。

与首届展览相比，本届展览的参展作家学者人数有所增加，作品样貌更为丰富，尤为令人眼前一亮的，更有展陈方式的变化——特意将参展者职业书写的书籍与兴趣爱好的书画并置，并且书籍可供人们随意翻阅。这一系列展览的策展人、作家走走告诉记者，此次邀请作家学者参展时，希望他们能让自己的著作与艺术作品产生更多连接，“最终人们喜欢某幅作品，是因为认出了自己，认出了自己内心一种文学诗意的情怀”“观众能在如此众多的作品中抵达自己，同时也更好地认识这些作家学者的创作”。

很多作家学者都写得一手个性分明的好字。“静中开花”“坐看云起”等一连五幅行书大字，来自贾平凹，字体稚拙厚重，用笔简单直率，颇见西北质朴、粗犷的气象。在作品选择上，他融入自己对于传统美意的追求，每一幅字都暗含美好生活的祝愿。刘亮程此次展出的作品中，有两幅大大的“馕”字很是拙朴有趣，并且将同一个字写出了不一样的风味。馕是新疆特有的吃食，这样的书法不由提醒人们，书写者是一位从新疆走来的作家，其代表作《一个人的村庄》讲述的正是新疆天山脚下的那些事。以《主角》《装台》等小说闻名的陈彦，带来的一系列书法灵感直接取自其经典著作，富于巧思。只见“主角”“装台”等大字位居作品C位，环绕它们的小字，则来自书中相应的经典桥段，就像文学作品的艺术版本。

书法作品之外，展览也集结了不少形式多样的绘画作品。金宇澄的几幅版画表现的正是上海街景，似乎与其代表作《繁花》形成了巧妙的呼应。只见三联画《北风》将挤挤挨挨的城市民居融入黑白灰三色中，画面充满层层叠叠的叙事。这俨然超现实剧场，将历史回忆、现实洞察与未来想象跨时空交织起来。芒克以两幅油画参展，画的都是白桦林，主色调一幅用的是灼灼的红，一幅用的是灿烂的金，画中喷薄的激情让人不禁联想起芒克本人的诗歌，充满自然而本质的抒情力量。青年作家薛濛远此次参展的是《旅程》系列数码插画，灵感来自照顾患有罕见心脏肿瘤的父亲的那两年时光。她在画作中展现了一段奇幻之旅，想象父亲去世前昏迷期间意识所游历的地方，让他穿过幻想的风景，最终抵达天上，从那里可以俯瞰地球。

据悉，本届展览2025年1月12日结束于朵云轩艺术中心的展出后，还将移师朵云书院上海中心旗舰店、滴水湖店进行巡展，并围绕“士与艺”展开丰富的文化活动，加强与社会各界的交流。

▲薛濛远参展作品《旅程》系列数码插画。
▼贾平凹参展书法作品。
（均展方供图） 制图：张继

历史学者在长三角江南文化研讨会上提出——

从全球史视野研究江南文化，可行且必要

■本报记者 李婷

“以往研究比较多从中国的角度谈江南文化，在文博界和社科界的强强联手下，我们可以大胆跨前一步，打通古今中外，从全球史的视野审视中国的江南，应该大有文章可做。”昨天，在上海博物馆东馆举行的“诗心·美学”长三角江南文化研讨会上，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戴鞍钢如是说。当天，上博与上海市社联携手推出的“江南文化讲堂”第三季同步启动。

“我曾经提醒学生，中国的乾隆皇帝和美国的华盛顿总统其实是同时代的人，大家很惊讶，好像这两个人风马牛不相及凑不到一起。”戴鞍钢表示，受学科划分等影响，学界之前较少关注世界的中国江南，如今随着各方面条件的成熟，研究是可行且必要的。比如，近年来全球史研究的一个重要突破，是打破了传统的欧洲中心论，不再单一从西方学界的立场上看待人类文明发展历程，认为世界文明是全人类共同创造的，中华文明在这个过程中间充当了非常重要的角色。这一改变，大大拓展了全球史研究的空间，从中国出发的全球史也成为学术研究的关注点。

回到江南研究，这已经成为世界性的学问，美国、日本以及欧洲的学者中，都有一些顶尖的江南史研究专家。上博人民广场馆正在热展的“寰宇东西：马可·波罗眼中的中国和世界”特展，便是一个很好的佐证。这个展览构筑出的历史画卷，让大家直观感受早期全球化，理解各个文明皆有所长，并始终相互学习。“过去的相关研究比较单向，侧重西方对我们的影响，忽略了我们对西方的影响，其实交流是双向的。”戴鞍钢说，马可·波罗笔下的富庶江南乃至丰饶中国，激发了欧洲人几个世纪的东方想象。“上有天堂，下有苏杭”，不仅流传于中国，在外国也有很多人知晓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欧洲刮起了长达三四百年的中国风，并且拓展为中国文化热，这在欧洲各大博物馆展厅中可以领略到。钱锺书在牛津大学完成的学位论文，探讨的就是17至18世纪英国的各式文献中对于中国的特定解读与想象性塑造，以此清晰地描画出了中国形象在17、18世纪英国文学中的演进历程。

伴随物质文化史、海上丝绸之路、文明交流互鉴史等研究的推进，以及中外文博界、文博界与学术界等交流合作的不断深入，探讨世界的中国江南已经具备了基础。戴鞍钢建议第一步可以围绕1500年前后的大航海时代展开。“中国远洋探险是比较领先的，比如郑和下西洋早于大航海时代，但是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，没有走得更远。所以我们现在一般认为，把相对疏离的世界各地连接起来的是1500年前后的大航海。”在他看来，中国的探险家对世界文明进程的贡献值得被更多“看见”。

“爱美之心人皆有之！”此次研讨会的主题——诗心·美学，正是江南文化生生不息以及打动无数中国人和外国人的要义所在。“这是全人类善良的人们所共同向往的，进一步深入研究，将更有助于向全世界讲好中国故事，推动文明交流互鉴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。”戴鞍钢说。

“江南文化讲堂”自2020年开办以来，已经举办两季共二十期，从政治、经济、社会、科技、文学、艺术等多个角度探索江南文化的特质，既以扎实的学术研究深入挖掘江南文化的价值，又以生动的解读为传统文化注入新的时代内涵。新一季将聚合三省一市的江南文化研究力量和文博资源，继续发挥江南文化作为沪苏浙皖共同基因和精神纽带的作用，为深入推进国际文化大都市建设、服务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发展注入持续的动力。

《小小的我》：苔花也学牡丹开

首日票房已突破5000万元，易烊千玺演技获好评

■本报见习记者 臧韵杰

“关关难过关关过”，电影《小小的我》预告片里这句话说的是脑瘫患者刘春和的处境。一步步艰难地行走在人群中，患有脑瘫的他无可避免地与形形色色的目光交汇，其中有怜悯的、有恐惧的、亦有厌恶的，却鲜有能真正平等地直视和理解他的。

无论是父母以保护为名的束缚、咖啡店长另有所图的“善意”、还是爱慕女孩的离开都未曾让刘春和妥协。“再渺小、再破碎的个体都是完整的我！”电影中刘春和的呐喊掷地有声，坚定地向世界宣告自己的存在。

电影《小小的我》昨天正式公映，截至发稿时间首日票房已突破5000万元，稳居单日票房排名第一；同时排片占比达到29.1%，大幅领先新年档期中《误判》《名侦探柯南：迷宫的十字路口》等热片。影片讲述了患有脑瘫的刘春和（易烊千玺饰）与家人们度过了一段有笑有泪的难忘盛夏。他学习打鼓帮外婆（林晓杰饰）圆梦舞台，与妈妈（蒋勤勤饰）的矛盾也逐渐消解；同时在困境中不断努力探寻自我，完成了令人动容的成长跨越。

相较于给予残障人士特殊关怀，《小小的我》更倾向将他们视作普通人来刻画。“我是个二十岁正常的成年男性。”与所有普通人一样，刘春和也会投诉侮辱他的公交司机，也会对漂亮的女孩“想入非非”……电影中，他并未被塑造成一个需要被拯救的角色，而是始终强调作为一个“人”的情感与成长。

面对母亲简单粗暴的“保护”和外界“脑瘫打什么鼓”的质疑，刘春和把自己置身于和大多数人相同的考量标准中。他当众“报菜名”证明自己的口齿和记忆力，以远超店长要求的行走距离证明自己的体能。“我是个记性很好的普通人”，这不仅是刘春和个人的人格宣言，更是整个残障群体对被平等对待的渴望。“不只是钱，有工作对我而言是有了尊严！”应聘成功后，刘春和自豪地告诉外婆。

在摒弃了传统残障题材影片中过多的刻意煽情和悲情渲染后，《小小的我》以一种平静的方式，聚焦于残障人士如何在困境中积极寻找希望，如何与家人和解，如何在社会中争取自己的一席之地……“关于幸福的意义里，应该有我们每一个人”。故事尾声，面对三袋“米面油”形式的“慰问”，刘春和拒绝平和、被动接受，而是积极为自己和所有没有被认真对待的人群发声，实现了叙事的突破。

“苔花如米小，也学牡丹开。”作为讲师的刘春和向学生们解释：“在几乎所有诗人的作品中，不起眼的苔花都只是点缀，但在袁枚的笔下，它有了至上的人格。”正是有了这种人格，刘春和从未自暴自弃，他学会了开车，撒掉了伙伴小猫的骨灰，并坚定地选择了梦寐以求的师范大学。“苔花从不自惭形秽，而是凭一己之力，活出了不输牡丹的尊严。”

《小小的我》此前成功入围第37届东京国际电影节主竞赛单元最佳影片提名，并获得观众选择奖。因刘春和一角，易烊千玺再度收获大量赞誉，被评论为迎来了其演技的“蜕变之作”。不仅在外形上高度还原了脑性麻痹患者的特征，更在举手投足间赋予了角色鲜活的灵魂。身形瘦小、姿态扭曲，习惯住在刘春和的身体里的他，甚至在完成电影拍摄后的日子里依然保留着肌肉记忆，“很长时间里我都会没有意识地像角色一样仰头笑”，易烊千玺说。

此前，电影导演杨荔钠对媒体回忆起初见刘春和的场景，“他摇摇晃晃向我走来，我下意识想抱住这个亲爱的小孩”。就是仅仅看了这一眼，摄影师满怀信心地告诉导演这个电影“成了”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《小小的我》在全国多个城市推出了针对视障观众的无障碍版本，也体现了对不同群体观影需求的尊重。

相较于给予残障人士特殊关怀，《小小的我》更倾向将他们视作普通人来刻画。图为该片海报。

本报地址：上海市威海路755号 邮编：200041 电子信箱：whb@whb.cn 发行专线电话：(021)62470350 本报北京办事处 北京市崇文门东大街6号8门7层 电话：(010)67181551 定价每月30元 零售1.00元
电话总机：(021)22899999 传真：(021)52920001(白天) 广告专线电话：(021)62894223 本报浙江记者站 杭州市庆春路182号7楼 电话：(0571)87221696 上海报业集团印务中心